

◎ 于化庭 著

粟裕 征战录

人民教育出版社



粟裕 征战录

◎ 于化庭 著



人民出版社

第六章 领导苏中抗日斗争的艰难岁月	171
一、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重心从城镇转向乡村	171
二、坚持对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区进行反复争夺	180
三、贯彻“一面巩固，一面发展”的指导方针	193
四、夺取反“清乡”斗争胜利的艰难历程	202
五、从坚持到发展：指导思想的再次转变	209
第七章 奉命向苏浙敌后发展	217
一、贯彻向苏浙敌后发展的战略部署	218
二、组织实施天目山反顽自卫作战	224
三、积极应对抗战胜利后的复杂斗争形势	238
第八章 过渡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	247
一、组织实施高邮、邵伯战役	248
二、针对国民党军抢占战略要点的斗争	255
三、指导军调部淮阴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262
第九章 苏中七战七捷	273
一、全面内战爆发前后我军战略方针的调整	274
二、苏中战役的组织指挥概况	280
三、苏中战役对全局的影响及华中战场形势变化	297
第十章 从宿北战役到鲁南战役	305
一、改变华中战局需要打大歼灭战	306
二、山野、华野共同夺取宿北战役的胜利	312
三、宿北战役后实现两大主力在鲁南会合	323
四、取得鲁南战役的重大胜利	330
第十一章 夺取莱芜战役大捷	339
一、积极应对国民党军实施的“鲁南会战”计划	339
二、示假乱敌：贯彻北线作战方针的关键	348
三、莱芜战役的胜利及其宝贵经验	355
四、莱芜战役胜利的全局性影响	362
第十二章 从孟良崮战役到华野“七月分兵”	369
一、通过“耍龙灯”不断调动进攻之敌	369
二、实施孟良崮战役的决心和部署	375

粟裕在跟随这支部队转移的过程中，经历过朱德领导的“赣南三整”，使这支部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粟裕经过武装斗争实践的考验，也成长为一名基层连队指挥员。

（一）从投身革命到参加南昌起义

湖南省西部的会同县是靠近贵州省的一个贫困县，位于湘西南部的山区，这里也是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会同县地处偏远山区，境内沟深谷狭，交通不便，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

在会同县城北面约10公里外的伏龙乡，有个叫枫木树脚的村子，因为长满了高大挺拔的枫树而得名。1907年8月10日（农历丁未年七月初二），粟裕就诞生在这个村子里一户三世同堂的大家庭里。

粟裕的祖父粟用樵，主要经营农业，兼做贩运木材的生意。父亲粟周亨，是一个落第秀才，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视。粟裕刚满6岁，父亲就把他送到私塾读书，3年后又进入县城的“模范小学”读书。

粟裕一家，当时自认为是汉族。1951年，在国庆观礼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与粟裕亲切交谈中，还问过粟裕是不是少数民族。毛主席对粟裕说：“你是少数民族吧？是不是苗族？”粟裕当时回答说：“我们家乡少数民族很多，但我们家是汉族。”

关于粟裕一家的少数民族身份，直到1986年的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中才最终确认。通过人口普查工作，查明了粟裕的祖先是来自湖南省通道县迁移到会同县的侗族。这样，湖南省会同县就为包括粟裕一家在内的粟氏居民全部恢复为侗族。

1924年，粟裕从家乡来到常德求学，1925年春考入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粟裕在学校期间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军阀许克祥在同年5月发动了“马日事变”，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正在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的粟裕等人，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秘密撤离学校，辗转到达武昌。

粟裕等人来到武昌后，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被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教导队收留。在粟裕作为第24师教导队的一名学兵，接受军事训练的那段时间，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负责同志经常去讲课。

经过两个多月的军政训练，粟裕的军政素质得到了明显提高。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变化，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分共”政策，并于1927年7月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失败。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接受了李立三等人的建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于是，粟裕所在的第24师教导队奉命向南昌集中，准备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粟裕随着第24师教导队到达南昌之后，奉命担任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警卫队的班长。在警卫队工作期间，粟裕主要负责南昌起义指挥中心江西大旅社内外的警卫工作。

在起义前夕的7月31日夜，粟裕所在的排担负了策应南昌军官教育团起义的特殊任务。当粟裕所在的排奉命来到南昌军官教育团的驻地时，营区响起了欢迎号，原来南昌军官教育团在朱德的领导下，已经完成了起义，朱德立即带人出来迎接他们。这是粟裕与朱德的第一次见面。随后，粟裕所在的排就护送朱德到领导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

在南昌起义胜利之后，粟裕在警卫队继续担任警卫任务，直到中共前敌委员会撤出南昌。粟裕所在的警卫队于8月6日随中共前敌委员会机关离开南昌，向广东方向进军。

经过艰苦的转战，起义部队占领潮州。此后，粟裕所在的排奉命留在潮州，担负起义军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粟裕作为警卫队的一名班长一直坚守在岗位上。

（二）经历了南昌起义军余部的“赣南三整”

粟裕所在的警卫队留在潮州担负警卫任务，直到9月30日。当天，突然传来起义部队主力在潮汕地区作战失利的消息，所有留在潮州的单位（包括警卫队）都奉命紧急撤出，向饶平方向转移。

这时，由朱德率领的留守三河坝的部队，在阻击国民党军三昼夜之后，已经撤出阵地，正经过饶平向潮汕方向前进，准备与起义军主力会合。

朱德率领部队走到饶平以北的茂芝时，碰到了从潮州退下来的起义军余部200多人（其中就包括粟裕所在的警卫队），这才知道起义军主力已经在潮汕地区失败。主力失败的消息如同一盆冷水浇到大家头上，许

毅带领指挥机关驻在畲市的龙江书院。

毛泽东在完成迎接和掩护朱德率领的部队上山之后，立即回到畲市去会见朱德。两军会师后，在龙江书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粟裕参加了这次会议，亲自聆听了毛泽东关于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深刻论述。会议还通过了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的各项决定和人事安排，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接着，召开了工农革命军第4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4军军委，毛泽东任书记，朱德、陈毅等人任委员。

5月2日，毛泽东以第4军军委的名义，写报告给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概括地报告了两军会师和部队合编的情况。随后，于5月4日在畲市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庆祝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从此，粟裕就成为“朱毛红军”的一员，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正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粟裕在战争实践中学习和掌握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他后来成长为我军高级指挥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粟裕后来曾经深情地谈到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经历，以及这个时期对自己成长的重要影响。他说：“我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时期，是我从一个基层干部成长起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路途上迈开重要一步的时期。”^①

（一）深入学习和实践毛泽东建军思想

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为了建设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对秋收起义的部队进行了教育和整编，在经过著名的“三湾改编”之后，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实行民主管理的各项制度。这就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把工农革命武装建设成为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第4军成立之后，毛泽东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多次强调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当时，毛泽东对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团结改造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第4军的许多优秀共产党员被调到连队担任政工干部，使连队党支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

部能够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正是毛泽东的教育，使粟裕的认识得到了明显提高，使他不断反思以前在建军方面存在的问题。

粟裕曾经回忆说：“我在井冈山时，工作多次调整，时而任连党代表，时而任连长，都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需要。比如连队里新战士和解放过来的战士多了，需要加强政治工作，就调我去任连党代表，某个连长军阀习气太重了，要调动他的工作，又让我去任连长。”^①

当时粟裕所在的第28团，由于是从国民革命军改编的部队，还存在一些旧军队的影响。比如，轻视政治工作的观念、打骂士兵的作风，在部队中还比较普遍。经过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部队建设，这支部队已经完全实现了官兵平等、废止肉刑，并建立了新型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粟裕后来就说道：“在人民军队里，扫除了几千年军队内部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建立起了新型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②

在这个期间，粟裕还从毛泽东、朱德等红军最高领导人的民主作风和长期与官兵同甘共苦的实际行动中，学习到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基本精神。亲眼看到毛泽东、朱德与红军战士生活上平等，一起挑粮上山，还见过“朱德的扁担”。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生动体现，也都是对粟裕的深刻教育。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部队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生活极为艰苦，不仅要吃红米饭、南瓜汤，而且油、盐也很少，有时还没有盐吃，不得不自己熬硝盐。但是，毛泽东、朱德与红军战士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种官兵一致的作风，坚持政治、经济、军事民主的各项制度，都是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方面。

在谈到毛泽东建军思想时，粟裕特别重视官兵平等、废止肉刑等基本制度的建设，深刻认识到建立人民军队基本制度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型的制度，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它是红军阶级本质的

① 《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具体体现。”^①

（二）在实践中学习毛泽东根据地建设思想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投入极大的精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根据地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是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后没有得到解决的。

粟裕对毛泽东根据地建设思想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因为在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后都没有建立根据地，所以导致革命的武装力量没有立足点。粟裕后来指出：“我确立根据地的思想是在参加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时期。南昌起义部队……来不及进一步探索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实践。”^②

这个时期，毛泽东着重解决了根据地建设面临的紧迫问题。一方面加强根据地的群众斗争，包括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加强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建设，以确保根据地的巩固，使之成为坚持长期革命斗争的依托；另一方面，还必须通过武装斗争，粉碎国民党军的“进剿”，保卫根据地群众的利益，并不断扩大根据地。通过朱德、毛泽东的密切配合，在斗争中使这两方面紧密结合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紧密结合的武装割据形势。

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领部队打退了赣军杨如轩部的“进剿”，攻占了永新县城，然后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把这种方式概括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粟裕所在的第28团就奉命在永新城就地休整，掩护第29团、第31团在永新县境内分兵发动群众。

到5月中旬，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再次发动“进剿”。朱德率领部队奔袭高陇，诱使赣敌进入我根据地纵深地区。而在国民党军向井冈山发起进攻后，朱德却带领部队乘虚奔袭永新城，在草市坳附近伏击、歼灭国民党军第27师第79团，并乘胜追击，再歼国民党军第27师师部和第27团一个营，迫使国民党军全线撤退，工农革命军第4军再次占领永新县城。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0—71页。

随着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我们党和军队在湘赣边界地区站稳了脚跟。5月20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由毛泽东任书记的湘赣边界特委，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的红军和根据地工作。随后，又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开创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新局面。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粟裕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在实践中使他深刻认识到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性、坚持“三位一体”的割据斗争的重要性。在回忆当时参加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情况时，粟裕曾经指出：“上井冈山后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建设结合得更紧密了。我记得所有的部队都要做社会调查。军部发给每个连队一张报表，叫社会调查表……连队要逐日将调查情况汇总上报。每打到一个新区，军队的党帮助建立地方党、建立政权，主力帮助建立地方武装，军队党员、干部还担负就地物色、考察、培养建党、建政的骨干，这些做法，不仅直接地参加建设根据地而且对提高部队阶级觉悟、政策观念，以及纠正单纯军事观点，也有重大的作用。”^①

通过这样的具体实践，就使红军部队在日常工作中，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部队参加根据地建设形成了制度，从而提高了部队官兵建设根据地的自觉性。当时，粟裕的深刻体会就是：我们在实践中觉悟到打仗是为了建设根据地，建设根据地又是为了打更大的胜仗创造条件。这就牢固树立了根据地建设思想，使红军的武装斗争能够以根据地为依托。

毛泽东很重视对部队进行根据地建设思想的教育，使部队牢固树立根据地建设思想。据粟裕回忆，毛泽东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这种深入浅出比喻，很有说服力。有了根据地，就有了革命的依托，就能够使革命的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能够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

事实上，毛泽东根据地建设思想在井冈山斗争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1—72页。

用，不仅通过对部队不断进行根据地建设思想的教育，使部队指战员深刻领会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使部队参加根据地建设制度化了，根据地建设也就取得了明显成效。粟裕后来回忆说：“我们上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有了‘家’了。按陈毅同志的说法，不再像‘釜底游魂’了。这是令人喜悦而又意义深远的变化。”^①

（三）不断思考指导武装割据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毛泽东在领导井冈山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取得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这个理论成果使革命的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根据地与中国红军的存在和发展问题，从而为开辟中国革命道路指明了发展方向。

而在贯彻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过程中，要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还必须实施正确的指导，即确保在主观指导上不能失误。也就是说，要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就必须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对此，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②

事实上，在井冈山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上的失误所造成的挫折和失败，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其中，粟裕亲身经历过的井冈山“八月失败”，就是一个实施错误指导的反面事例。经过这次失败的教训，促使红4军各级干部深入思考了如何正确指导武装割据斗争的问题，粟裕也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在红军第三次打下永新之后，毛泽东提出了“大力经营永新”的计划，并亲自到永新领导土地革命和地方政权建设，使武装割据斗争形势不断发展。但是，当时的湖南省委在盲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对比，制订了湖南第二次武装起义的计划；随后，给红4军军委和湘赣特委写信，要求红4军开到湘南，并派杜修经和杨开明上井冈山，贯彻省委的决定。

由于毛泽东和朱德都不同意部队下山，所以杜修经等人的意见没有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

被通过。1928年7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会剿”，湘军两个师由茶陵向宁冈方向进犯。红4军军委决定：毛泽东率第31团在永新地区相机打击来犯之敌，朱德率领军部和第28、29团威胁国民党军后方，以“围魏救赵”的办法，调动国民党军回援。于是，朱德率部出击，于7月13日攻克酃县，7月14日攻占永新，迫使湘军撤回茶陵，达到了调动国民党军回援的目的。

当朱德准备带部队返回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时，随军行动的省委代表杜修经，利用第29团士兵的乡土观念，改变了红4军主力的进军方向，擅自向湘南方向进军。结果虽然打下了郴州城，但当时部队还不会打巷战、夜战，结果在撤出郴州时，第29团大部分被打散了。

粟裕后来在回忆这次作战失败时，就说过：“当时我在二十八团任连长，我们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都被带到湘南去了。进到湘南，第一仗就是打郴县……第二十九团乡土观念严重，战斗一失利，队伍就散掉了。只有第二十八团拉出来了，拉到了资兴，后来又转到了桂东。”^①

由于粟裕所在的第28团在撤出郴州之后，迅速转入桂东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使桂东县各乡迅速建立了红色政权和地方武装，割据形势才逐步好转。但是，就在红4军主力向湘南出击期间，赣敌得知红军主力西进后，放手向井冈山根据地大举进攻。毛泽东带领第31团退守到永新的小东区，才保存了这部分革命力量，而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相继失陷，使地方党组织和红色政权遭受严重破坏。后来，毛泽东在相关的报告中把这次失败称为“八月失败”。

“八月失败”使湘赣边界的党和红军都遭受重大损失，是一次深刻的教训。这次失败促使粟裕深入思考对武装割据斗争的正确指导问题，深刻认识到根据地建设与武装斗争之间的紧密关系。他后来总结说：“如果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不出去，不仅二十九团不会散掉，而且可以好好地打个大胜仗，把根据地扩大到吉安、安福、萍乡、平江、浏阳一带。”^②

“八月失败”的教训，使红4军各级干部普遍认识到依托根据地作战的重要性，从而牢固树立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三位一体”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2—73页。

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所以此后红军在“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①

毛泽东在相关的报告中也从全局指导上分析了造成“八月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明确指出：“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湖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湖南同归失败。”^②

在井冈山斗争的全局指导上，毛泽东始终坚持正确处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相互关系，从而不断推动湘赣边界地区武装割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在总结“八月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朱德指挥红4军展开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通过依托根据地作战，大量歼灭国民党军，连续取得攻占遂川、宁冈、永新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会剿”，使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进入全盛期。

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来信指示，中国共产党红4军重新组织的前敌委员会在茨坪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前委统辖湘赣边界特委和红4军军委。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统一领导。

毛泽东正确指导武装割据斗争的做法，以及他在领导湘赣边界地区武装割据斗争中所创造的比较完整的经验，为粟裕等指战员树立了典范。

（四）在实战中学习和运用游击战争指导原则

武装割据斗争的特点决定了，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是推动割据局面发展的前提。因此，贯彻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中心问题，就是通过正确的作战指导，来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统治者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持其统治的，共产党不可能经过合法斗争来教育广大群众，逐步积蓄革命力量。党要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这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③

在井冈山斗争中，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特点表现得十分明显。对此，

①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6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当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湘赣“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①

正是在这种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割据斗争中，如何实现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的紧密结合、如何形成红军独特的作战指导原则，成为朱毛红军急需解决的问题。在井冈山斗争中形成的红军游击战争指导原则，主要是经过1928年四五月间粉碎赣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第三次“进剿”之后，毛泽东和朱德在总结红军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十六字诀”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

毛泽东后来对红军游击战争指导原则作出过概括性的阐述，明确指出：“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②

当时，粟裕作为基层指挥员在部队的作战和训练中，必须对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进行认真的学习和领会，才能运用好游击战争指导原则。所以，粟裕对“十六字诀”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的正确运用，是经过长期训练和实战完成的。正是通过学习和运用红军的作战指导原则，粟裕的军事素质提高很快，能够成为红军的优秀指挥员。

粟裕曾经深情地谈到自己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体会，他强调说：“我跟毛泽东、朱德同志学习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内在规律去寻找。我学到的这条道理，使我终身受益。”^③

粟裕在学习游击战争指导原则的过程中，主要抓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坚持刻苦训练，二是坚持不断总结作战经验。在部队的训练方面，井冈山时期的训练没有花架子，都是从实战需要出发，完全是为了使部队适应红军的战略战术要求。训练的重点，主要是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譬如，为了提高部队“走”的能力，就很重视爬山训练，每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③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4—75页。

天起床后第一个课目就是爬山。当时，粟裕经常带着连队跑步冲上山顶，在山顶稍事休息，又跑步冲下山，然后才吃早饭。

为了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井冈山时期非常重视近战、夜战训练，严格进行射击、刺杀、投弹三大技术训练。由于当时武器弹药非常缺乏，一支枪通常只有三发子弹，所以部队的射击训练非常严格，每天都要练习单手举枪无依托瞄准射击。由于粟裕经常练习单手举起步枪瞄准的动作，每次都可以坚持一二十分钟，所以能够练就臂力过人的本领，枪打得很准。

在总结作战经验方面，粟裕非常重视总结打歼灭战的经验。他深刻认识到，当时红军是在国民党军包围之中作战，武器装备一切取之于敌，歼灭战是红军的基本作战方针，一切战略战术的运用，都必须以能否歼灭敌人作为标准。所以，他总结这个时期朱德指挥作战的特点，就是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而且面对不同的敌人作战时，需要采取不同的战法。通常是对一打就垮的敌人，要采取穷追战术；而对于战斗力较强的敌人，则运用迂回包围的战术。

当时，红军在根据地内作战，贯彻“敌退我追”的原则时，通常都能取得歼灭战的效果。譬如，1928年5月，粉碎赣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进剿”时，粟裕所在第28团在朱德的指挥下，于草市坳打赣军刘士毅部的一个团，双方刚一接触，赣军就逃跑了。这时，朱德立即指挥部队追击，不停地督促：“快追！快追！”朱德领着部队跑，一口气追了35公里，俘虏了赣军营长以下300多人，缴枪250多支。粟裕后来总结说：“这种追击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击，而是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一种战术。”^①

井冈山斗争中运用迂回包围战术取得歼灭战胜利的战例很多，其中1928年6月为粉碎赣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大规模“进剿”而取得的龙源口大捷，就是一个典型战例。当时，为了引诱赣军进入根据地，红军主力故意向湖南方向出击，并迅速攻占了酃县县城。赣军指挥官杨池生、杨如轩得到这一消息后，以为有机可乘，立即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进攻。杨如轩任赣军前线总指挥，带着第27师两个团和第9师的一个团，向新、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

老七溪岭进犯；杨池生带着第9师的另外两个团驻守永新县城。

红军的对策是兵分两路：一路打赣军正面，另一路打赣军背后。朱德的部署是：第29团和第31团一个营由朱德直接指挥，占领新七溪岭的有利地形，阻击赣军第9师的一个团；陈毅、王尔琢带领第28团赶往老七溪岭迎击杨如轩的两个团；袁文才带领第32团一部及地方武装侧击赣军。

经过6月23日一天的激烈战斗，双方战至下午，红军首先在老七溪岭方向取得胜利，把赣军压到龙源口一带。随后，新七溪岭方向的赣军也被打退，向龙源口溃逃。这时，红军从新、老七溪岭方向跟踪追击，把退往龙源口一带的赣军团团围住，经过激烈的肉搏战，使赣军全线崩溃，从而取得了龙源口大捷。这次龙源口大捷，红军取得了歼灭赣军一个团、击溃赣军两个团的重大胜利。

粟裕在龙源口战斗中表现出的勇敢精神和卓越的指挥才能，表明他已经掌握了游击战争指导原则的精髓，并能够创造性地运用。当时，在第28团任连长的粟裕，随该团出击老七溪岭，控制赣军背后的退路。但是，由于赣军抢先占领了老七溪岭的制高点百步墩，第28团发起多次攻击，都未能夺回制高点。

在老七溪岭战斗中双方战至午后。趁赣军疲惫松懈时，在团长王尔琢的指挥下，第28团隐蔽接近赣军，突然发起冲击，突破了赣军的防御阵地，经过几次激烈争夺，终于夺下了制高点。粟裕带领全连突破赣军的防御时，回头一看，只跟上来9个人，连里其他人都掉在后面。

这时，粟裕果断地留下6个人控制制高点，自己带领3个人猛追逃敌。粟裕越过山顶，通过一个山坳时，发现有100多赣军猥集在一起，准备逃跑。他便立即冲上去，大声喊道：“把枪放下，你们被俘虏了！”这时，被留在制高点上的司号员也很机灵，在山顶上挥起了红旗，吹起了冲锋号。这100多赣军不知道底细，吓得乖乖地把枪放下了。粟裕由于只带了3个人，无法带走百把条枪，于是让自己的战士把枪机卸下，再命令俘虏背上空枪，然后把俘虏押送到山下。

在龙源口战斗中，粟裕带领部队创造的这个以少胜多的战例，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这也是他成功运用迂回包围战术，歼灭敌人的典型战例。粟裕后来在谈到这个战例时，还说过：“这是很惊险的，如果敌人对我们来个反扑，我们就要吃亏了。但敌人被我们的气势所吓倒，不

敢进行反扑。这就是‘两军相逢勇者胜’。”^①

三、在赣南闽西斗争中深入理解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湘、鄂、赣各省的一些地区相继爆发了新的武装起义和割据斗争，从而对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全局指导提出了新的要求。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5军主力，也来到井冈山。这就使井冈山根据地进一步扩大。

湘赣边境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使国民党反动派决心集中湘、赣两省的3万多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实施全力“会剿”。蒋介石任命何键为代理“会剿”总指挥，于1929年年初起兵分5路向湘赣边境的井冈山地区发动全面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认为井冈山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将要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在“经济没有出路”的条件下，红军主力应该创建新的根据地，以便通过各个根据地割据斗争的相互支援，共同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因此，毛泽东于1929年1月4日在柏露村主持召开了红4军军委、红5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各县县委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作出了红4军向赣南出击、红5军坚守井冈山的决定。

粟裕对井冈山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将会受到限制，也有深刻认识。他后来指出：“井冈山经济基础薄弱，地区比较狭小，西边是湘江，最近距离五十多公里，东边是赣江，最近距离也只有约五十公里……不能求得发展。所以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②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率领红4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开始了艰苦的赣南闽西斗争。正是赣南闽西斗争的艰巨性，使全军上下对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重要性认识得更加深刻，从而加深了对工农武装割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

^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

据思想的理解。这次战略转移，也使粟裕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体会。

随着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理解和把握更加深刻、准确，粟裕的作战指挥水平和把握全局的能力也得到了明显提高，并逐步成长为红军的中级指挥员。这个期间，粟裕在思想认识上的不断提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依托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理解

红4军向赣南的出击行动，面临极大的困难，一离开井冈山根据地，斗争形势就十分严峻。由于离开了根据地、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帮助，红军在粮食供应上毫无保障，有时部队一整天都吃不到东西，只能饿着肚子行军打仗，这就使红军的行动极为困难，并导致作战中多次失利。

1929年1月22日，红4军打下大庾（今大余）县城之后，在停留期间遭到国民党军攻击。因为当地没有群众组织，红军对国民党军的行动毫无察觉，以至于仓猝应战，遭受到重大失利。在被迫撤出大余县城之后，部队翻越大余岭，于傍晚到达南雄县的乌迳，正准备宿营，却被国民党军悄悄包围了，再次遇到了险情。

当时，幸亏地方党支部派出的群众侦察员，及时送来了敌情消息，使部队立即出发，才脱离了险境。后来，朱德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就说过：“这一次红军的命运那是极端危险的了。如果没有地方党的支部，那一下就会被敌人搞跨了。”^①

在离开乌迳以后，没有群众的帮助，红军的行军、宿营侦察等行动都非常困难，国民党军又采取轮番穷追的办法，给红军造成极大的困难。2月初，红军从寻乌向闽、赣、粤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开进时，在项山的圳下村宿营，凌晨又遭到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由于担任全军后卫任务的第28团团团长林彪拉起队伍就走，把毛泽东、朱德和军直机关抛在后边，情况十分危急。经过激战，毛泽东和朱德才先后脱险，但朱德军长的爱人伍若兰不幸受伤被俘，惨遭国民党军杀害。

为了摆脱被动的局面，在经过瑞金北部向大柏地前进时，毛泽东决定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坚决打击尾追的国民党军。因为这时毛泽东、

^① 《朱德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